

# 啲女仔……

金佩瑋、麥海珊  
98.04 《女流》雜誌

事情應該分開來說。我對九八華人同志大會的評價是正面的。在香港這個政治、運動意識低落的地方，搞一個嚴肅、像樣的同志大會，不容易；尤其當我看到那裡的年輕義工，自發、努力地要把每件事情都做到最好；海內外參加者亦積極、深入地把不同的觀念放進討論中；單是這兩點，已足夠讓我感動。

至於因著大會而激化了的關於本地同志圈男女兩性的爭辯，甚至是（被一些沒有參與其中，毫不相干的人挑起的）滿天流言，則是另一回事。

我想，當矛盾出現，人們便會立刻把矛頭直接指向「性別」，是很方便的做法——某某做了一些不順眼的事，原因總是「啲男仔／女人」。在與同志大會幾位負責人最初期的討論中，我也曾跌進過性別的窠臼中，與他們周旋了好一會。然而，經歷了半年在反對修改社團及公安條例、爭取平等機會法案、創造另類回歸空間、炮轟特區政府壓制人權等民間／婦女運動的經驗以後，我終於把糾纏良久的性別迷思想通過來——當然，我在這裡只能代表自己，而非其它牽涉及其中的同志組織說話——在97年下半年，我們發現到，一直以來，矛盾根本並不在於性別，而是在於大家（例如我所屬的「姊妹同志」與「華人同志大會」）的立場、方向、議題都不一樣。

「姊妹同志」在第十六期《MAGPAPER》中，回應該刊第十四期的文章《1998 華人同志交流大會的前奏序曲》中，Anthony 所說的「女同志及女同志組織往往抱不大熱衷的觀望態度」：「所謂合作，應該是基於平等互動的關係，而不是『你來我的地方用我遊戲規則玩我的遊戲』，女性的參與，更不可被視為政治正確花瓶。」第十期《十分一同話》引述了「姊妹同志」，之後亦引述了籌委杜宗智的回應，「你要玩遊戲，但不想去籌備；人家籌備好了，你卻怪人家好要你到他的地方遵守他定下的遊戲規則玩他的遊戲，你叫人點做？」

對，如果我是他，我一樣會覺得這班女人麻煩；如果事情真的如他所想，我甚至願意道歉。然而，他——他們一直沒有聽清楚的一句話是：我們根本不想玩遊戲。那不是因為我們不喜歡和男性玩，或我們懶惰，只想坐享其成而不想工作，那純然是立場、方向和議題都不一樣，而非最「就手」的性別不一樣的問題。

我不想花篇幅在這裡解釋「我們為何沒有興趣」搞華人同志大會，因為我們作為成年人，至少有權決定自己想不想做某些事情，而同時尊重他人的選擇；就如96年「姊妹同志」對政府有關平等機會諮詢文件性傾向的部份的回應，由於偏重「人權」而得不到大部份同志組織的支持，但我們還是要尊重其它組織的顧慮、立場和方向，至少不會大聲疾呼他人「分裂」同志運動——只要不以自我為中心去思考事情，就不會把多元發展想成分裂同志社群了。

說回大會的事情。縱使我和「姊妹同志」沒有參與大會籌備工作，但最後還是就著一些議題，「超額」地在四個（大會全數共十七個）講座／工作坊中作為重要發言人；而這期間的參與，已經遠遠超越其它本地團體或個人，如果這還嫌「啲女仔唔關心」，我真的無話可說。

——金佩瑋

## 後記

若，在「九八大會」之後的所謂「討論／反思」的文章，不是朝著歌功頌德的方向就是纏繞著什麼男女同志「割裂」的爭拗裡兜圈，那「九八大會」裡最重的意義：大會的講座及工作坊的內容（不只是點題指出有什麼節目而已）和與會者參與的情況，都必然會被那些扭曲又片面的討論方向所淹蓋；若，我們都同意最重要的是大會裡的講座與工作坊的內涵及因與會者的參與而使其更精彩的話；又若，大家真的用心嘗試明白及尊重每一個講座與工作坊的內涵，包括我們在「性別政治與同志運動」這個講座裡的講話（註：見第90頁），那就不必也不會再帶出那些什麼男女需要同步解放又或是女同志不合作什麼云云那些既表面又斷章取義的論據；又若，我們在這裡的（已重複了多次）說話再一次不被同志明白，難怪「同志」道不同不相為謀。這並不是「全」是因為男女性別的問題，而是大家在思想／意識形態／策略及對運動的視野的不同的問題。請不要再為男女同志組織分開工作而下淚，我受不了，真的！Please give me a break!!

——麥海珊

到底性別政治跟同志運動有什麼關係？我覺得同志運動在未來，要繼續挑戰婦運本身在這個性別視野上的局限，這個是向外的部份；另外向內的部份，同志個人也要不斷挑戰自己。事實上，階級還是一個蠻重要的問題。也就是說，現在的婦運缺乏階級觀。同樣，台灣的同性戀運動也一樣，蠻缺乏階級觀。怎樣在大家都很弱勢的情形之下進行運動的結盟？這是我自己在未來蠻想從事的事情。（掌聲）

主持人：

謝謝倪家珍從她個人從事婦運的經驗跟大家分享性別政治和同志運動。現在我們請香港的 Queer Sisters 「姊妹同志」。

金佩瑋（香港）：

我們今天的發言，是由「姊妹同志」的麥海珊所撰稿。

性別政治與同志運動，是一個很大的題目，其實很難在二十分鐘裡面講清楚。況且，把這個題目放在香港或台灣的內容裡面，也會有很多不同的討論。雖然，大家都是在講「普通話／國語」，但因著文化、歷史等等的元素，同一個語言當中，其實已經包含了對同志運動的很多不同理解。今天，我們「姊妹同志」嘗試從香港的角度入手，推展出一些討論方向。

也許，有些人認為，談性別政治與同志運動，就必然是關於同志運動中男跟女，或者男跟女同志組織的問題，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很狹隘的討論方向。我們嘗試從香港男女同志組織的現況說起，帶出我們對運動的理念。

曾經聽過有些人說「姊妹同志」總是時常在外面做事、在外面玩，但卻不與我們自己人合作、不進來一起玩。這是一個危險的講法：什麼是「外面」，什麼是「自己人」？是同志就是自己人嗎？誰是同志？如果同志組織只可以有一個面孔，那我們就不可能是一個同志組織了，因為我們也同時是一個婦女組織和人權組織。對我們來說，身份是自己給予自己力量的手段，而不單單是一個簡化了個人自主性的命名；身份的存在，是策略的一種。

但身份也並非一種單一固定的 banner（旗幟），正如我們不斷游移於同志、婦女、人權組織之間的幾種不同的身份狀態之中。有趣的是，這些身份與它的有關狀態是互相關連的，也是互相挑戰的。就正如我們對推動性公平的理想，也同時挑戰只關注異性愛女性權益的婦女運動、挑戰非異性愛者並無人權可言的人權運動、挑戰只是同性愛解放的同志運動。

所謂運動，movement，就是不斷的 moving forward，所謂運動，就是不斷在動，思想不斷地向前進吧！

我們與其它團體合作的根本，並不是基於性別分野的問題，而是基於對運動和性意識形態的不同的理念，從而產生出來的組織策略。

舉一個例子，在「人權聯合陣線」，一個搞反對公安及社團條例修訂的民間團體聯盟，到後來演變成的「另類回歸陣線」，以及去年秋天的「反世界銀行和 IMF 行動」裡面，也有很多男性。為什麼我們多與他們合作呢？明顯的，這是因為大家對人民運動的理解和理想有同樣的關心，所以走在一起。正如在去年社團及公安條例的修訂，表面上是跟同志沒有關係，實際上，它是在壓制香港每一個人上街、遊行和公開表達意見的自由，是跟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的事情。當然，在跟民間組織合作的同時，我們也要努力推展性別意識，和我們爭取性公平和性權的想法。否則，合作而不 move forward（向前進），就是白合作了。

所以，當男性問，我們可以怎樣了解女性，才可以令女性跟我們合作？我們想，答案應該是：對我們關心的事、關心的議題多作了解，我們就自然可以合作了。

在這裡，我們不是說搞活動、搞玩樂和服務不重要，這樣做很重要，人的生活條件不能因某些原因，例如對不同性愛的偏見而有所限制，所以，為需要特別處理的人設立服務，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我們不可以永遠生活在 hardcore politics（硬政治）之中，這亦是我們一直努力經營香港唯一專為女同志服務的熱線的原因。然而，單是服務，對推動一個運動，並不足夠。

對我們來說，同志運動不單是那些自稱同志的人的運動，而是對於受著性的不公平對待的人的平權運動。我們所說的性的性意識形態的討論，包括性別，也包括性傾向，但卻不止於此。由於人與人之間的權力關係有很多複雜性，我們受著的壓力與不公平往往不單是因為性別或者性傾向，正如剛剛過年我們常被問到：妳為什麼不結婚？那種嘴臉，令全家人何等不舒服，當事人也因此而有更多壓力。選擇不結婚可能與選擇跟一個女子一起一樣受著不同層次的壓力。

這都不一定關於性傾向，但都關於性。我們要挑戰的，就正正是對性的一些偏見，要搞的運動，也就是：每一個人不可以因為這些關於性的偏見而受著不平等的對待，管她是否同志，是否同性戀！

關於同志定義的困擾，可以說，直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是很高興可以找到身份政治以外，另一種的討論方法，這就是性權的爭取，從而說自己想說的話，表達自己想讓外界知道的信息，再不必花氣力去在同志的定義，及有誰可以說誰是同志這些無聊的爭辯之中。

再講同志運動與性別政治，若我們在搞關於同志、婦女及人權運動，其實是關於女性性權和社會公義的運動，性別當然也是要討論的。我的意思是，我們之前說了香港男女同志組織分開工作不只是關於性別的事，而是道不同不相為謀的問題，但卻不是完全否定對性別政治的討論。當然，我們自己走出來作一個純為女性服務的組織，就是有關於性別政治的策略，不過，我們稱這些為多元，不是分裂。正如一些宗教的同志團體自立門戶一樣，因為各自焦點、服務性質、對象的需要，跟策略也不同，所以對運動的觀點也不同，大家就各自各精彩。正如「女同苑」，我們很高興她們做了很多給予女同志玩樂、分享的空間，這是我們做不到的，互相補足，也是好事。

如果，有很多不同的「華人」，如果，有很多不同的「同志」，那就必然有很多不同的性別政治討論和運動的方向，怕的，就是沒有不同。現在剛剛有一點點不同，我們應該是歡喜也來不及，為何還要害怕呢？（掌聲）

**王蘋（台灣）（主持人）：**

謝謝 Queer Sisters，聽起來她們是用團體來實踐性別政治和同志運動。現在接下來我們請香港的周華山。（掌聲）

**周華山（香港）：**

大家好。我是籌辦這個大會的其中一個籌委委員。我要講我在籌辦過程裡頭面對的性別政治，原因是籌辦過程中，有許多討論指出是次大會對女性的不尊重，或者說不夠尊重。

還有，我是在十天之前，才確定講這一場，原因是，如果我不講的話，也許今天就沒有男講員，變成全女人負責演講的一場。在籌委裡，我跟杜宗智是負責節目編排，也是負責尋找演講嘉賓、主持人等等。當我尋找女性來講這個議題，她們都馬上答應；然而我尋找男人來講的時候，每一個都推卻。不答應的原因很多，我接觸了八、九個左右，除了技術性的、可以理解的以外，大部份都有更有趣的原因。比如有一個平常很多話說的男同志，我找他分享作為一個男同志，怎麼看性別政治議題。他想了很久，說要考慮。結果他考慮了整整兩天，跟我說：「我覺得我沒話說，沒有東西想說。」我就覺得很奇怪，好像男人除了性別，其它東西都有很多話說，就是這個議題沒有東西說。

後來我問另外一個男同志，他第一個反應說：「我不知道這個跟我有什麼關係？」我覺得很奇怪：原來性別跟男人是沒有關係的！？

另外一個海外的男同志很過癮，他用英文 Email 說：I don't want